

舞林风云：中国大妈们的江湖

(上接 A04 版)

大妈间的“势力纷争”

有人说，其实在大妈的世界里，真正的对手是别的大妈。在较大的广场之上，几支广场舞团队之间的“势力斗争”也有其微妙和耐人寻味之处。

在长沙市贺龙体育场临芙蓉路的东广场上，天还没完全黑透，广场上熟悉的旋律已经此起彼伏，分属于不同团队的上千名广场舞大妈们早已“架场”。而在长沙市区北部波隆立交桥底下的空地上，也有几百人在此起舞，数十台音响亦是你方唱罢我登场。

记者在长沙几处广场舞团队云集的地方，并没有观察到如年轻人的街舞团体一样的“斗舞”场面，但记者也发现，若有两支以上的队伍在同一场地跳舞，则伴舞的音乐声会相对较大。有知情者向记者表示，曾有两支广场舞队，因为音乐相互影响，舞者们听不清节拍，导致两队用争相抬高音量的方式展开较量，直至一个队伍败下阵来，被迫转战别的广场。

除了斗音乐，“舞林江湖”中的舞者们还会斗服装、斗经费、斗教练、斗舞风、斗时间……有10年“舞林生涯”、参加过6个广场舞团队的方大妈告诉记者，在大型广场上的广场舞团队之间，领舞教练、跳舞服装的竞争是家常便饭，尤其在一些能拉来政府支持或是企业赞助，甚至有商演机会的团队之间，竞争更加激烈。有的会换着花样订做演出服装，有的则高薪聘请领舞教练。谁的领舞教得好，谁的会费性价比就更强。

而舞风舞曲的竞争，是最为激烈的。大妈们不乏一颗要赶在别人前头的好胜心，新的乐曲，新的动作，都会受到她们的青睐。什么？你们还在跳“荷塘月色”、“老婆最大”、“小苹果”？不好意思，我们已经在跳“狐狸叫”了。

除了时尚，大妈们亦有一颗红心。长沙市火炬村广场舞团于2012年年底学跳了《我们的钓鱼岛》，在该舞队核心之一的卞女士看来，尽管她们最喜欢通俗歌曲，但《我们的钓鱼岛》这首歌却丝毫不会因为“这就是让我们爱国爱党”的政治功用而让自己有所排斥。相反，这首舞曲还让她们有机会表达对日本的不满和鄙视。

舞林中人

是一支舞，更是身体和心灵的康健之路



长沙波隆立交桥上，车流川流不息；而桥下，则是广场舞大妈晚饭后精神家园。摄影/李立

一曲广场舞，多少江湖事。但在广场舞复杂的脉络之后，大妈们跳舞的理由却相对单纯——几乎所有的广场舞者都抱有“锻炼身体”的目的。

陈女士是调研者之一的徐海东的第一个采访对象。这名48岁的全职太太年轻时喜欢跳交谊舞，身材很好，38岁时还被一名20多岁的男生追求。但是随着母亲生病、女儿上学，为了照顾家人，她放弃了跳舞。正是这一段时间，她自己的身体也出了毛病。据她说，她曾经因为甲状腺瘤和乳房瘤动过两次大手术，现在还患有轻微的脂肪肝，经常会头痛。她坚持吃三七粉，就因为听说三七粉可以缓解头痛。直到2011年母亲去世、女儿读研，她得了空闲，便想着要锻炼身体了。但此时的她已经不愿回去舞厅跳交谊舞了，因为年纪摆在那里，她害怕没人邀请她跳舞。于是，广场舞成了接纳她的最好阵地。

身体要康健，心灵同样需要安慰，广场舞正是给了在时光中无助老去的人们以鲜活的生命。老单位被拆，她们陷入无根状态，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广场舞让她们找到朋友；而夹杂在广场舞中的家长里短，同样滋养了老年人日渐寂寞的内心。

作为曹露重点调研的0731广场舞团队的一员，61岁的贾悦铃在退休后的空闲中显得无所适从。“老头子每天吃完饭，要么去楼下跟人下棋，争得面红耳赤，要么就四处喝茶聊天，谈论国家大事。”与老伴相比，没什么爱好的贾悦铃非常孤独，每天只能靠散步打发时间，直到她遇到0731广场舞团队的老姐妹们。

成了广场舞的“铁杆粉”后，贾悦铃整个人都年轻了起来。有一次打扫卫生，她想起刚学的舞步，居然当场手舞足蹈，把老伴吓了一跳。如今，贾悦铃每天晚饭后都要风雨无阻地赶去跳上一场，偶尔还会被老伴责怪——因为她忙着跳舞，老伴被迫要洗碗。

有人说，永远不要小看大妈们的战斗力——的确有人把广场舞跳出了不小的名堂。洞口县石江镇梦之恋舞蹈队的杨虹与丈夫在镇上共同经营着一家药店，药

店前坪有一大片空地，这片空地也就成了舞蹈队的固定场所之一。

尽管只是小镇上的舞蹈队，但杨虹“并不满足于自娱自乐”。短短几年间，通过全体成员的一致努力，这支队伍从名不见经传的小镇跳到了县里、市里，再到省会长沙，甚至跳到了首都北京。

“我丈夫本来反对我到到处自费参赛，认为既要花钱，又耽误时间，人也累。”但杨虹的执著让丈夫都刮目相看，节俭的他甚至陪着妻子一起去北京参赛，同队的人都说这两人秀恩爱都秀到北京去了。而杨虹也觉得是广场舞让她在感受到荣誉的同时，也收获了好身材，所以每当有顾客到她店里买减肥药，她都会建议顾客靠运动减肥，比如跳舞。

黄勇军认为，对于一生拘谨、局促的“广场舞大妈”来说，由广场舞能获得对美的追逐，以及个体意识的解放，“‘广场舞’的出现，以其所带有的群体性、娱乐性、社交性等特征的独特形式，有效地填补了这个社会与心灵的双重真空地带和强烈的社会转型所带给她们的断裂感”。

而作为女性学者的米莉，对于广场舞者的关注更为细致和微观。在米莉看来，0731、梦之恋和火炬村的三个舞蹈团队，正好对应广场舞者的三种类型：一种是家人已经离开，但自己依然停留在原居住地的留守女性；另一种恰恰相反，是随子女迁徙到陌生生活环境中的女性；还有一种，是虽未改变生存场域，也未与家人分离，但也在经历着生存环境变迁的女性。

“湖南省洞口县梦之恋舞蹈队的广场舞者，可以说是第一种类型的代表；而湖南师范大学附近的0731广场舞团队，就有很多来长沙照顾读书子女的‘陪读母亲’，当然，这个‘母亲’不止是妈妈，也可能是姑姑、奶奶等其他女性亲人；长沙市火炬村的广场舞者则是第三种类型。”在米莉的眼里，当夜幕低垂，红霞光晕铺洒进广场，大妈们的整齐舞步之后，孤独、寂寥、对外界无可把握的深深恐惧和无意义感，正在成为广场舞者们晚年生活中最为深刻的生命体验。

舞林规矩

举起广场舞协会的大旗

在写结案报告时，有个学生用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概念来对应广场舞，柴米油盐象征着动力、财力、身份、地位，盐和酱是生活的调剂和佐料，醋是辛酸的东西，茶是享受这个过程。

对大妈们来说，广场舞是悲喜交加的结合体。她们热爱广场舞，把它当成不可或缺的存在；但另一方面，广场舞在这些年来也一直为人所诟病。面对身边人的投诉、谩骂，甚至丢垃圾、扔“水弹”，大妈们仍旧固执而顽强地坚持了下来。除了斗智斗勇，大妈们也与时俱进的成立了协会，在组织的大旗下，争得和谐发展的机会。

2013年年底成立的长沙市广场舞协会，下设芙蓉、雨花、天心、开福、岳麓、

红头文件里的未来

2015年9月4日，文化部、体育总局、民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引导广场舞活动健康开展的通知》，这份《通知》从活动场地、广场舞普及推广、规范管理等方面对广场舞的有序发展作出了规划和要求。

四部委针对广场舞发的红头文件，规格不可谓不高。专业人士认为，这是将广场舞“扶正”的重要举措，针对广场舞的管理和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才能让这有上亿参与者的广场舞越舞越好。

无独有偶。2015年8月27日，湖南省科技厅下达的《2015年省重点研发计划、创新平台与人才计划项目》中，黄勇军负责的《广场舞与湖南省中老年女性健身

编后

如果我跳得足够快，孤独就追不上我了——这是网友创作的广场舞大妈经典语录之一，也是网络上为数不多的对于广场舞者理解、宽慰、包容的词句。每当夜幕降临，广场上，小区里，路口处，街头狭小的绿地边……当看到大妈们翩翩起舞，你是会心一笑，还是觉得她们太旁若无人？是感到她们精神可嘉，还是觉得神曲太嘈杂？

其实我们并不比“广场舞大妈”高明。归根结底，父母辈和我们，都在江湖之中，都在广场之上，随着时代大潮亦步亦趋。我们的父母在广场上载歌载舞，而我们则掏出手机发着微信。父母无法理解我们

高新六个分会和一个直属爱心义工团，目前已吸纳5200余名会员。会长刘美伊告诉今日女报/凤凰网记者，噪音扰民、有些社区没有跳舞场地、广场舞队伍之间存在纠纷等问题，广场舞协会都能够介入协调，“协会的职能，就是希望将快乐分享给大家，也能够让长沙广场舞有序健康发展”。

刘美伊说，在广泛征求意见后，协会制定了不少广场舞时间规范，遇到会考、高考、国考等大型考试时间点，协会还会引导广场舞团队合理调整舞蹈时间。除了这些，广场舞协会还专门举办了“广场文化节”等活动，让大妈们能够展示才艺，“自娱自乐，也能共同欢乐”！

方式治理研究》项目赫然在列，虽然被情绪化的网民们抨击为“不务正业”，但黄勇军对此很淡然。在他的视角中，这些大嗓门儿、有些发福、不再性感的中老年女性，不只是简单的被研究对象，而是“一个个带上了自己母亲身影的情感相关者”，“她开心吗？她幸福吗？她快乐吗？她失落吗？她还想要做什么？她还有着怎样的梦想？”黄勇军说，这些广场舞者们让他有非常刻骨铭心的情绪与情感，他和他的研究团队也已经很清晰地认识到广场舞研究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对广场舞和广场舞者会“持续关注 and 追踪调研”。

(为保护隐私，除研究者外，文中广场舞者均为化名)

无所不在的自拍和整日放不下的朋友圈，就如同我们无法融入他们的广场一般。

“国之本在家”，正是这一个个普通的中国家庭、家庭中普通的大妈、家庭中普通儿女的生存状态，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整体性生存状态。”黄勇军说，理解、包容、消除广场舞大妈们的生存困境，其实也是在理解、包容、消除当代中国的整体性生存困境——人人都会老去，老人的所思所爱，值得我们尊重。如果把他们忽略了，那我们的身边，还会有一代代人继续孤独地老去。

我们的社会，需要一点不一样的声音。